

荷蘭時期原住民分佈研究回顧

問題與解決的芻議

(Handout)

翁佳音

一、前言：

現行荷蘭時代原住民，特別是所謂平埔族番社的社址、活動範圍或分佈圖像，歸根就底，主要是以中村孝志先生的戶口表進行考訂、解釋。最近幾年來，荷蘭資料、檔案再不斷出版、翻譯，研究論文與書籍，成果相較於其他時代並不遜色。表面上，似乎荷蘭時期的原住民分佈問題應該有飛躍的進展，可以在本文進行展示、介紹。不過，十幾年來，我發現，由於根本史料的編譯仍舊不是很理想，以致不少問題還是沒解決。所以，這裡，我暫時逸題，「研究回顧」讓賢，而以自己的經驗，提出荷蘭文獻中的番社若干問題（不是批判，是請教的研究者），並鼓舞有興趣，尤其是古典語彙學、音聲學的研究者進軍此範疇。而且，我認為有語言學底子的人，可能貢獻會不下於所謂的荷蘭時代研究者。

二、文獻學的問題：

未野人獻曝談語言學之前，我先舉幾個歷史學的幾個基本問題，也許是芝麻小事，但我認為它們好像也會影響學者的原住民論述。

一) 翻譯問題

我已發表一些文章，指出一些文獻，將近百多年來，由於有種種翻譯，但研究者並未費心考訂，因此出現若干原住民社會論述，與原來文獻所指陳，不是很符合，有興趣者可參考。於此，再舉一例：

1636-12-18, tegen den avont zijn de Matawers, Soulangers, **die van Droko, 2 dorpen sijnde, Magkinam ende Bacluan versceenen** (Groote, III, 94)

傍晚，麻豆、蕭壠番人，哆囉嚨番人（有兩社），以及 Makinam 目加溜灣番人出席

甘爲霖的英譯文是：

towards evening, the people of Mattau, Soulang, and **Doroko- which latter consists of two villages called Magkinam- and Bakloan ---** made their appearance. (Campbell, 122)

Campbell 的翻譯應不太正確，荷蘭時代哆囉嘸已有兩社，清初的方志亦云哆囉嘸有新舊兩社。上述資料與《日誌》同名的 Magkinam，屬於臺南善化目加溜灣社之一小社，位置大約可推測。最近的英譯本，把此社社名弄成 Magijram，有待考訂。

由此翻譯問題而衍生的問題是：荷蘭時代末期，從荷蘭文獻上完全可確定大武壠社有部份人下遷至哆囉嘸附近 **Likogh**，「哆囉嘸東邊一小時路程」居住。目前定論傾向「大武壠派社」等是清代才遷到該地。那麼，是荷蘭文獻記錄正確，還是近代研究者推論爲真，有待進一步細究。另外，非常有意思的是，荷蘭文獻指出：荷蘭人未來之前，蕭壠、哆囉嘸等社獵場自古以來通常無界線，照傳統習慣，大武壠只能在自己的領域打獵，目加溜灣（善化）亦不能在其他番社獵場，但可以到大武壠打獵。善化目加溜灣番人與大武壠番人自古以來關係密切。

二) Transcription 問題

目前出版的史料，甚至連原檔的副本所記載之番社名，再校正之功夫，應該不是徒勞或無意義之舉。而且，我們得注意一下，所謂「番社戶口表」，並未囊括臺灣，尤其是所謂平埔族的全部番社與地名。這當中，有些是因爲謄抄錯誤而多出同地異名番社，有些則是還沈睡在檔案中，等待識貨國人的挖掘。我姑且舉一例，荷蘭文地名中有 **Bosipin**（布嶼稟），熟識臺灣舊地名與閩南語的研究者一定有會心而笑的感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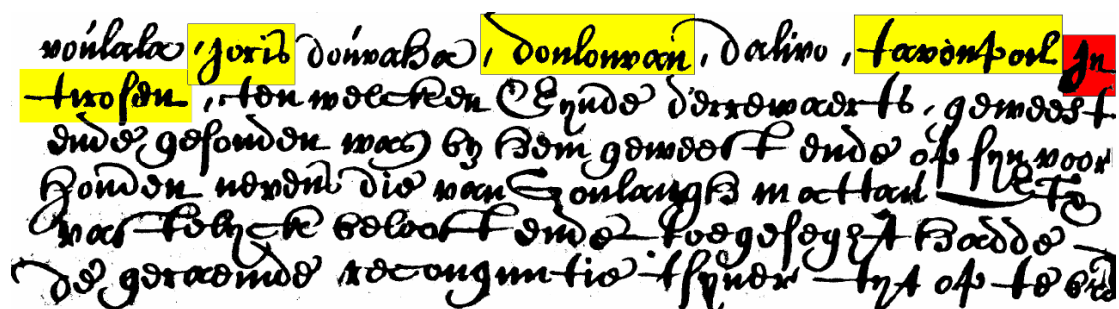
有關番社名抄寫不當，造成吾人無法理解文獻所指何處，在我其他文章也都略微提過，這裡再舉幾例以爲說明：

1、《臺灣城日誌（熱蘭遮城日誌）》第三冊（DZIII, 472），有：「**Kiranghangh**（奇冷岸）與 **Sivokoagers** 合作欲攻打不知名番社」。Sivokoagers 又是單獨出現的不知何社番人，但如查原檔，原字如下：



此社應該是 **Sivokongers**，是布農族的郡社群。經過這樣考訂，有助於我們瞭解布農族與嘉義、雲林沿山一帶族群的關係。

2、《臺灣城日誌》第二冊，提到麻豆以北的八個番社頭目，即：Cleen Davolee、Voulala、Joris、Douvaha、Donlouvan、Dalivo、Tavonpoil 以及 Tirosen 八社頭目要歸順 (DZII, 204)。



voulala, joris, donnaba, donlouvan, dalivo, tavonpoil, tirofen, ton wdelede, Eynde d'vrouwer te, gomsot, d'nde gefonden was by d'm gomsot f d'nde op fny noor, fonden wordn die was zoulangt m acthau, was fdyke volat d'nde foggofog f Baedde, d' g'raomde adougm' tie f'fynde - h' op te e'd

其中的 Joris，經校正是 Arrisangh (阿里山) 之誤，Douvaha 為打貓，Dalivo 是他里霧，但 Donlouvan，是哪裡？是否屬於諸羅山五社之中 (DZI, 332)？其他三社，小肚貓螺 (Cleen Davolee) 社，如果仔細閱讀《日誌》以及其他相關文獻，可確定是指是今天彰化北斗 (Dobale Boata)，不在嘉義境內。至於 Tavonpoil，亦有被拼寫成：

tavonpoil
= Tavoupoul

是否為漢語地名「大茅埔」？類似這樣的問題，除原住民語言學家外，恐怕還得閩南語專家參與。

進而，上述資料下又述及彰化馬芝遴一帶的番社，有 Dolwalouw (DZII, 204)，檢核原檔，則為：

Dolwalouw = Dalivalouw，此社即稍後日誌所提的

Darivalouw 社，還分東、西兩社 (DZII, 245,)，不是多出的番社。Dalivalouw 應該就是彰化田尾田中一帶的東、西紅毛社 (Abasche / **Sarivalo** oost)，後來在文獻記錄上，他們遷到雲林與貓兒干 (Badsikan) 社合居。此外，荷治末期，當局還試圖誘引遷移的二林人到諸羅山居住 (DZIV)，荷治時代彰化雲林與嘉義的原住民政策性「遷徙」，值得吾人注意。

三、相似番社名的問題

講到原住民的遷徙，我們也得注意一下在論證上，似乎有必要注意周全考慮其他紀錄。例如，宜蘭的加禮遠（Kikarriawan），目前定論是該社群在清代遷徙花蓮、台東，不過，荷蘭的紀錄，似乎在荷蘭時代，花蓮臺灣一帶即有類似的地名，這是何故？包括下表所示，清代所說的「淡水流番」馬賽，也出現在花蓮一帶。「淡水流番」是後來遷徙，還是一種族群分佈狀態？我們再撥點時間討論，應該也不是徒勞的工作。

一六五〇年卑南北部未歸附十四番社，¹（順序由南而北）：

Terwelouw	" — 織羅（花蓮玉里春日）？
Batsirael	" —
Kowerwan	" — 大巴壟稍南的加來灣
Vatan	" — 馬大安
Tawaron	" — 大巴壟
Pysanongh	" —
Sulylen	" —
Sicosuan	" — 七腳宣
Boryen	" — 武暖
Tarywan	" — 爲 Carywan 之誤
Sacry	" —
Tallaroma	" —
Basey	" —
Takalis	" — 得其黎

四、荷蘭文獻的族群分類

荷蘭統治的短短三十餘年之間，要求公司人員主動去為原住民的族群進行種族分類，多少是奢求。不過，荷蘭東印度公司所留下的文獻，倒是可以提供吾人進一步檢討「當時」各番社之間的語言或地緣關係。如：隨著荷蘭宣教的進展，教會堂區（kerckelijke districten）有重編的打算，公司當局有意把雲林斗六柴裏社、斗六東社（Talack bayen）歸入諸羅山堂區，而要將彰化社頭大武郡（Tavocol）歸入虎尾人（Favorlang）的二林「教區」，其中一理由是「mits na bij gelegentheyten gelijcheyt van Tale bequamelijck werden gevoecht 依據環境與語言相同而分」。若然，如今被歸類為 Hoanya 族的彰化大武郡社，與虎尾族群的語言關係似乎很密切。此中矛盾，還有待釋疑。

¹ VOC 1176, 'Lijste aller dorpen, huisen ende sielen staende onder 's Compagnies gehoorsamheijt op Formosa, 1650 - 5 - 1.' fol. 788v.

不僅如此，彰化八卦山東緣貓羅溪流域、進入南投埔里要道的番社，有貓羅社（Kakar Baroch）、Karkar Sakalaj 與 Karkar **Kahabouw** 社。最後的 **Kahabouw** 社，與現在埔里所謂 Pazeh 族的 **Kachabu** 社名發音完全相同；語言學者亦確論 **Kachabu** 與其他 Pazeh 不同。**Kahabouw** 與 **Kachabu** 有無關係，還是值得討論、討論。

五、語言學的問題

我不是語言學家，但主張歷史研究，與語言有不可或缺的關係。以下幾項，是要就教於今天的語言學家：

一) 上面提到彰化大武郡屬於 **Hoanya** 族，Hoanya 是否真的可當一族群，應該還存有討論空間。自伊能嘉矩紀錄斗六柴裡社與斗六東的熟番自稱為 Hoanya 後，後來的語言學家把諸羅山、斗六，彰化社頭與貓羅，南投的南北投社番人，歸類為 Hoanya 族。此詞國外的語言與民族學者曾推測是 Hoan-á，我認為絕非純然臆測。若果真有「Hoanya」一詞，我判斷應是伊能嘉矩將「番仔」拼寫成略帶鼻音的「Hoanga」，問題出在他有時會把「g」字母寫成類似「y」字，導致旁人誤抄誤排。這種情形確實發生過，例如：

Tangyang（東洋），→Tanyyan。²

和平島番字洞的歐人名字：

Rotenburg→ Boten pory。³

二) 漢語系語言角度的嘗試

原住民番社之名，研究者似乎偏向從原住民語言解釋（偏偏很多漢化原住民的語言已經消失），我今天想提出是否可從漢語系角度來解釋。

西拉雅四社中的三社，照荷蘭文獻之記錄：

麻豆社，又名 Toukapta / Toekapta / Toukapta

蕭壠社，又名 Touamimigh / Toeamimigh / Toanimich

新港社，又名 Tagloulou / Tacholo

² 伊能 1896，473；1898，388。〈台灣通信〉第十回，有云：「我社之開祖為東洋（Tanyyan）」，二十四回也有：「其本國為 Tanyyan」之例

³ 《臺灣文化志 上卷》，頁 100。

三社另外「又名」的名稱，拼音反而更接近西拉雅語。「新港」之名，早在十六世紀中後期就已出現。

〈報剿海賊林鳳疏〉1574年六月，「…據興泉兵備道參議喬懋敬報稱，六月二十六日，有鳥嶼澳漁民劉以道、郭太原等六人自魴港逃回，密遣人招致前來，供說：以道等向在東番捕魚貿易，忽於六月初十日，有廣東賊船六七十號到魴港地方內，將賊船十餘隻哨守港門，其餘俱駕入四十里地名新港劫取米糧……」

其實，荷蘭文獻中，若一番社名有兩種稱呼，另一種往往為漢語，如彰化二林社（Gilim）又名 Tackay，文獻說：Gilim（二林）是漢人的叫法。

麻豆（Moa-tāo）的荷蘭文獻拼法是：Mattouw 或 Mattauw，Mattauw 是漳泉漢語哪一系統人的說法？古典語意如何？也許語言學家比較可以提出滿意的解答。此外，著名的打狗（Takao）地名，在荷蘭文獻中（甚至包括其他歐語文獻），通常拼成：Tancoya，兩者語音不太一樣，何故？

《臺灣城日誌》第三冊有 *DZIII*，204：

Oeny zijnde een visserije in de rivier van Mattauw off Mattaukang omtrent de schydinge van de Mattauwse en Soulang grond is.

養漁場的這個 Oeny 是何意？例子不只這些，荷蘭文獻中確實不少地名是漳泉漢語，值得有志者去看看。

最後，我提出一個也許可以探討的問題。荷蘭文獻嘉義近山地區的番社中，有一著名的番社：

Appasouang / Apaswang / Appassoangh / Apassoan
= Aboan kirrinan / Aboan Kirina，

Aboan Zjippan / Aboan Zijppan
= Appasouangh

與上面一樣，一個番社有兩種名稱，Aboan Zjippan、Aboan kirrinan（奇冷岸）應該是原住民語言的地名。如果勉強與 Favorlang 語攀關係，Zjippan 在《虎尾語典》中有 Tsipan 一字，意指：西邊。另外一個名稱 Appasouang，漢語地名為「阿拔泉」，在嘉義縣竹崎鄉、梅山鄉一帶（這裡以前也叫「大目根」）。說阿拔泉是漢語，是相當安全之論。畢竟，不是只有嘉義才有阿拔泉這個地名。雲林與南投

的清水溪，以前也叫「阿拔泉溪」。屏東高樹鄉也有阿拔泉地名。就我目前所知的這三個舊地名，在地理上，地理位置，有一共同特色，即在溪水或旁邊之地。我不知在漳泉「古老」語彙裡有無此字？

若無，也許客家語彙可用來思考。客語的「阿河巴（臺中大雅）」、「河埧」不知與此地名有無關係？畢竟，早期來臺的漢人，絕不僅是漳泉人而已。這方面的議題，由語言學家來處理，遠比我們歷史學的人更能掌握。